

程永新

一个人的文学史

1983-2007



天津人民出版社

程永新

一个人的文学史

1983-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人的文学史 / 程永新编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201-05742-2

I. 一… II. 程…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7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660 × 96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字数: 315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信件：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

① 注信

程永新：两座文学的高峰	002
扎西达娃：借鉴与模仿	003
铁凝：蜕变	006
苏童：寻找那根灯绳	008
王朔：打碎与重建	011
马原：渴望大师诞生	013
洪峰：内省和拷问	016
张石山：摇篮	018
韩东：蚕蛹破茧的过程	020

② 来信

黄小初1983.8~1990.11	022
张真 1983.11	024
钟道新1984.2	027
林伟平1985.5	027
铁凝1986.3~1986.11	028
储福金1986.3~1987.7	030
扎西达娃1986.8~1987.5	032
马原1986.12~1988.9	034
孙甘露1986.12~1990.12	039
苏童1987.7~1994.7	040
王朔1987.9~1991.3	042
余华1988.4~1993.10	044
皮皮1988.5~1997.10	047
洪峰1988.7~1991.11	058
潘军1988.8~1996.4	061
宋琳1988.9	063
北村1989.3~1994.9	064
丁伯刚1989.6~2005.8	065
田瑛1990.11~1991.1	074
韩东1991.7	075
李琰 1991.11	076
王成刚1992.2~1998.11	076

目 录

穆涛1992.8	077
王彪1993.6~1995.6	079
李洱1993.9~1994.2	080
色波1993.10	082
毕飞宇1994.8~1996.3	083
李冯1994.2	084
朱文1995.3	084
皓1995.4	085
荆歌1995.6	085
东西1995.8	086
史铁生1995.11	087
贾平凹1996.8~2004.6	088
任白1996.9	094
叶兆言1999.7	095
钟鲲2000.6	096
余光中2005.10	098
白先勇2000.9	099
金仁顺2002.2	099
龙永文2005.1	100
刁斗1998.4	101
蒙根高勒1991.1	103

③ 去信

致金庸1999.11~2000.7	104
致彦火1999.12~2000.7	106
致沈谦2000.1	107
致白先勇2000.2~2000.3	107
致余光中2000.1~2001.8	109

④ 短信与邮件

余秋雨短信	112
贾平凹短信	112
宗仁发短信	112
余华短信	113
李小林短信	113
胡廷武短信	113
唐颖短信	113

与储福金来往邮件	114
给徐静蕾的邮件	116
于晓威邮件	117
与虹影来往邮件	118
葛红兵邮件	118
给宗仁发的邮件	119
与戴来来往邮件	119
张生邮件	121
与潘凯雄来往邮件	122
给余华的邮件	123
与穆涛来往邮件	123
给巴一的邮件	125
给姜梅的邮件	125
给郑慧的邮件	126
给权聆的邮件	126
棉棉邮件	127

第二部分 作家：文学活动的捕风捉影

① 作家的眼

余华：一切都是八十年代式的	130
张生：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旅程	132
孙甘露：为作家提上衣的人	139
苏童：提前和推后的文学宴会	141
格非：一次遥远的追念	143
贾平凹：他写得太洋了	145
北村：真正的先锋	146

② 我的眼

苏童的世界	148
说李陀	155
那个叫马原的汉人	156
莫言印象	157
张承志的酒话	159
轮椅上的作家	160
张辛欣和刘索拉	161
我所认识的王安忆	163
程乃珊夫妇	164

远方的诗人	167
全国小说评奖哪儿出了毛病	170
《中国新潮小说选》序	173
精神不死	175
为了渐远的辉煌	176

第三部分 对话：思想交锋的私密现场

和走走聊天	180
女人都差不多,男人全一样:从纯文学到畅销书	218
——与皮皮对话录	
只为你燃烧:庙堂之下的统一上帝	234
——与池莉对话录	
上海的失忆:一条隐晦而漫长的路	250
——与唐颖对话录	
谈王朔	265
——答桂琳问	

第四部分 杂志：时代文学的回光返照

等待伟大的中国小说	274
——答《生活》杂志问	
《收获》愿意是大海	291
——答黑丰问	
文学颓败,只是大气象	294
——《上海壹周》记者的采访录	
纪念萧岱	298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300

策划人语 / 309

书中人物简介 / 311

第一部分

信件

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

① 注 信

程永新：两座文学的山峰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像一个巨人猛然从世纪末的睡魔中惊醒过来，于是乎，不少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纷纷开始“反省”和“检讨”新时期的文学实绩，一时间哀歌四起骂声不绝，好像世纪的末尾临近，文学也走到了尽头，一些人不约而同地跑去争抢那丧钟之绳。

与这片悲观的声音不同，在我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头一尾无疑已矗立起两座巍峨的山峰：一座是“五四”前后以鲁迅、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它不仅完成了文言向白话转化的历史任务，并通过“拿来”和吸收，第一次建立了与世界同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另一座即是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这是一次心灵的大解放，作家辈出，文章彪炳，风格纷呈，蔚为大观。弹指十年间，源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勃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时期文学，宛如一条壮丽的江河，气势宏大，气象万千，正浩浩荡荡奔向大海。

从现在起，我将陆续把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们书赠予我的信函奉献出来，以其让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作家们十多年的思考脉络有一个真实可靠的印象。虽说这些私藏的书信有的仅是只言片语，有的不过是记载了编撰者之间的友谊及合作事宜，但从这些也许是一鳞半爪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获悉到作家们认真思索认真做人的真实消息。它们或许能给文学史家提供一些实证，使他们不至于迷失在虚浮的哀叹声中。而这些作家书信中的某些篇什，本身即是可圈可点的美文。

扎西达娃：借鉴与模仿

程永新同志：

你好！寄来的刊物及稿费都已收到，昨天也收到了你的来信。潘小杨一行上月底已到拉萨，我们谈得还比较愉快，估计9月份就能开拍。

《西藏文学》6月号能得到贵刊的好评，我感到很高兴。其他作者都收到了你的来信，我们谈了一下，对下一步的创作都有信心。有的正在写，有的也写得差不多了，看情况大概10月份左右差不多都能完成，为《收获》推上一组。我也正着手准备，这次写的可能比较长，初步估计有十万字左右，我希望能比6月号写得更好一些。我不知道能否在10月完稿，9月份西藏“大庆”，还要跟电视台在一起搞本子，我只能尽量争取。

我们几个作者都非常欢迎你10月或11月能进藏一次，看看西藏对理解我们的作品会大有好处，这点尤其重要。如果一切顺利，在明年第一期推出行吗？另外，如果条件可能的话，上海（或南方）的文艺理论和评论家们也应该进藏看一看。这是我们由衷的希望。

6月号在西藏引起了反响，上面领导对此大为不满，7月26号组织了一个大型座谈会，主管宣传部门的区党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部长也出席了会议。好在西藏许多文学工作者对拉丁美洲文学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因此也谈不出个名堂。最后的定论是，看不懂，有些描写“不健康”。归根结底又谈到什么“为谁服务”的问题，然后表示，今后西藏不发这类作品。我很无所谓，遗憾的是，西藏的评论界死气沉沉，他们根本还没有形成新的思维观念。

另外，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6月号的作品中，作者们原没想过团结在这个词的旗帜下，这本身是拉美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确从拉美文学中吸取了成功的经验，但拉美文学并非是我们学习的唯一路子。就我个人而言，美国文学影响较之更大。这次座谈会，被人抓辫子也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上，这是编辑在编后自己加上的。所以后来被某些人指责说“魔幻”是拉美的而不是西藏的。对于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现象，本不应由作家自己封冠，这是评论家的事。我们的意思是评论家们

评介作品时,可以将我们的作品与拉美文学现象作比较,但不应该看成是拉美文学的附庸品。事实上也是如此,《隐秘岁月》中从构思到情节以及某些观念,完全是西藏古老民族中本身的东西。谈到这里,我本人同其他作者一样,觉得有好些想法愿与内地的朋友和你在一起好好谈谈,所以欢迎你进来。至于6月号 and 下一批的文学应标以什么词,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强调一点,它不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比方说色

波和李启达的作品就不能用这个词去套,我以为李启达的作品更倾向于表现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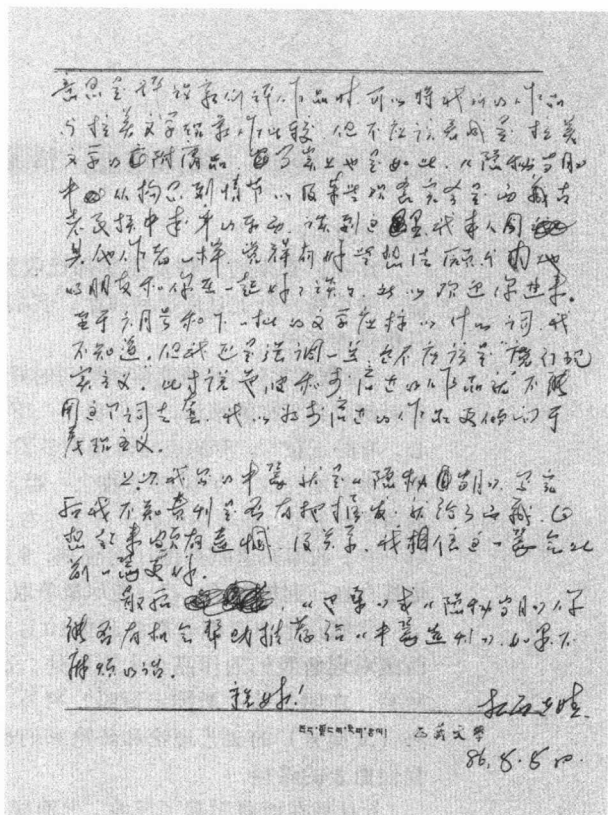
上次我写的中篇就是《隐秘岁月》,写完后我不知贵刊是否有把握发,就给了西藏。回想起来颇有遗憾,没关系,我相信这一篇会比前一篇更好。

最后,《巴桑》或《隐秘岁月》你能否有机会帮助推荐给《中篇选刊》,如果不麻烦的话。祝好!

扎西达娃
1986.8.8

〔评注〕

1985年前后,来自青藏高原的一支生力军异军突起,挟高原之风闯入中国文坛,与内地湍急的文学运程遥相呼应。这批生活在西藏的青年作家集束式捧出的作品,以藏文化为背景,糅合各种现代写作手法,将民间传说、神话、志怪一并吸纳进来,极大地丰富



扎西达娃手迹

了小说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形成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独特风格。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原和扎西达娃，比较活跃的还有色波、李启达、皮皮、子文等人。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拉美文学崛起之际，博尔赫斯的智性作家小说在东西方知识界得到重视，马尔克斯的一本《百年孤独》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于是，中国西部高地上默默实践的文学新军恐怕就很难从大师的光环下突围，他们的作品写得再有新意，人们也还是要冠之以“魔幻”的帽子，归入拉美一路。扎西达娃正是为他及他的文友们的努力而作一辩。

几年之后，当我真的踏上那块神秘的高地，在蓝宝石一般的夜空下，英俊的扎西拽着我彻夜长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耿耿难眠语速飞快的扎西像逛八角街似的在他谈话中不断穿插的一层意思，就是提醒我在西藏逗留期间注意指认他作品中大量细节的直接来源。

对新小说的诸多责难中，“模仿”是一件很容易操作且很容易置人于死地的利器。批评家只要随口把一部新作与西方某部作品联系在一起，就能极为简便地否定掉一部作品。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还显得很时髦很新奇）：只要举十部世界名著，即可概括所有的中国当代新小说。

我想，持这种论调者也许是忽略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其一，中国白话小说产生的语境使中国作家从拿起笔的那一瞬间就处在两难境地。我们不无悲哀却又无法否认，白话小说的背景和传统不是《山海经》，不是唐宋话本，甚至都不是以《聊斋》、《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白话文运动革掉了文言，引进了西方文化，以后的中国作家注定要在翻译作品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即便是如今谁都尊奉的鲁迅先生的扛鼎之作《狂人日记》、《伤逝》等作品，西方小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只能或者像一些人那样从佛经里寻找精神之源，或者干脆归于新儒学的麾下，但那是否能够拯救你的艺术生命还是一个未知数；其二，人类文化的精粹本来就是超民族超国界的。西方文学中无论是早期的流浪汉小说，还是以后的家族小说都有着陈陈相因的继承关系。到了现代那就更不用说。但谁也不会因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借用了意识流手法就因此说：一个乔伊斯概括了所有的美国小说。

铁凝：蜕变

程永新同志：

你好！来信收见。知道你因发稿不能来河北，非常非常遗憾。我们几次见面，均是匆匆忙忙，未及深谈，但我想以后还有机会的，你说呢？

桂林笔会我未去，确实是被省里的刊物“威胁”的。他们见我给了《收获》中篇，便似乎更有理由要我给本省写了。此次在京开理事会遇谌容老师，她也对我谈了笔会开得十分有趣，更增添了我的遗憾之情。

编辑部和一些文学同行能够喜欢《麦秸垛》，令我感到欣慰。能够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却自己是极艰难的，我努力在做，也不知下一步会如何。有朋友们的鼓励，走起来便踏实了许多，这是真话。

明年1月《河北文学》和《长城》有我的中、短篇，你若有兴趣可翻翻，随意品头论足。

最近我省要开文代会，筹备工作琐碎而又忙乱，马原的小说还未读。读后会把感觉写给你。

将来若有什么机会，非常欢迎你来河北走走！有事来信。

铁凝

1986. 11. 27

〔评注〕

对一个不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来说，邮票大的一块地方足够提供写作本文所需的生活原生态和人文景观。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虚拟空间就可以永远等同于“邮票”般大小的自然空间。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抱怨：打开作家的一本小说集，阅读不同的篇什却得到相同或重复的感受。我们同样也常常从作家、艺术家那儿听到类似“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这样的宣告，早先的信誓旦旦最终大多都要落空，大多都变成了作家、艺术家用来抚慰自己的真实的谎言。

一个作家写出让人叹服的佳作固然不易，但更不容易的是完成一次次的蜕变。没有创作流程中的那些蜕变，作家写一篇小说与写一百篇小说是一样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作品数量的增多而升值。这就像一位歌唱家老用一种方法演绎一支

歌，就像一名画家只会使用一种色彩描摹风景，他们艺术成就的累积分不可能太高。

所以是否可以说，除了像普鲁斯特那样用一生的时间写一部大书的极少数大师之外，大多数好作家的诞生，都是一次次蜕变的结果。而一些人不停地写，不断地复制自己，艺术生命在一次次的复制中已经悄然死去。1986年的铁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这样说：“能够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却自己是极艰难的。”从《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村路带我回家》到《麦秸垛》，铁凝确实在艰难而执拗地朝前跋涉。也许作家对超越自己的努力，真需要一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

叶兆言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只要不停地写，总会有好作品产生。北村有另外的说法：一个大想法会导致一批作品的问世，但好作品仅仅是一两篇。两位作家说的是一个悖论的正反面。叶兆言强调的是“坚持”，是“不失却自己”；北村强调的是“蜕变”，是要有新的创意。毕加索像完成三级跳远般分别以三种颜色为代表期所勾勒的一生，是这个悖论最为贴切的注解。而中国文坛的当下也在不断印证这个悖论。余华、北村、王安忆等作家正是在蜕变中强化自己的艺术生命，反之，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终因未能打败自己这个“敌手”而昙花一现。

这是个简单的悖论。又是个令人头疼的悖论。

苏童：寻找那根灯绳



永新君：

信收到，“老开心咯”。《青石与河流》那么顺利发表，似乎应该说的客套话一直没说，现在也不说。你大概也从小初处了解了我，貌似平和俊秀，实则古怪。我从9月份开始在做我的家族史——《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我的诸多可爱不可爱的亲人写进去，但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像写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是痛苦得要发神经的样子，但也许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着现有的两万字像揣着一个妖魔。3月底以前肯定忙完了，先寄你试试看。《青石与河流》发出后好多人似乎是一下子认识了我，使我面部表情一阵抽搐。

小初昨天去常州，后天回来。现在是13号下午3点，我想你要是到南京会给我打电话，但没有电话，那么想必你还在上海吧。最好还是到南京来玩玩吧！

不赘。握手！

苏童

1986. 12. 13

（我有个朋友，山西大同的王梓夫可能给你寄了个稿子，写寺院生活的，可能会写得不错，我听了他的构思就让他寄你一试，但愿你会喜欢那篇稿子。他在《山西文学》是发头条的主，想在《收获》撞撞运气。是个很好的人，你处理稿子时能否把他作为朋友？）

永新君：

前有一信，想必已收到。

我自己对此稿寄予了较高希望，只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看法？我的东西变得厉害，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有意要变的，从来没人告诉我这是好还是坏。

我急于想知道你的看法，等候你的来信。

今年是否还有空来南京？很希望你能来。

祝

夏安！

苏童

1991. 6. 26

钟山杂志社

永新君：

信收到，很开心。《青石与河流》有些顺利发表，似乎应该说的喜套话一直没说，现在也不说。你大概也从小初处了解了我，最初平和流畅深刻，难怪。我从九册开始在此写我的家族史，《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我的诸多说不完的家人写进去，但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象另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是痛苦得要发神经的样子，但也许真像流苏只此一回，所以我带着现有的二万字象揣着一只炸魔，三月底以前肯定写完，先寄你试试看。《青石与河流》发出后如多人似乎是一下子认识了我，使我面部表情一阵抽搐。

小初昨天去常州，后天回来，现在晚上十点半下午三点。我想你要是到南京会给我打电话，但没有电话，那么想必你还上海吧。最好还是到南京来玩玩吧！

苏童手迹

〔评注〕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苏童的两封短笺。从时间上看，两封信之间的跨度差不多将近五年。如果说写第一封信时的苏童还处在写作的摸索期，五年后的苏童已写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罍粟之家》以及信件二中所提及的《妻妾成群》，日益向世人展示他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天分和非凡的才情。